

缘分妙不可言又难以捉摸，常常躲在角落里，等你在恰当的时候遇见；❤
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一切偶然早已命中注定。

“石榴姐” 遇上“恐龙哥”



SHILIU JIE
YUSHANG KONGLONG GE

醉久远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榴姐”遇上“恐龙哥” / 醉久远著. —北京: 中国
华侨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13-4835-7

I. ①石… II. ①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873 号

“石榴姐”遇上“恐龙哥”

著 者/醉久远

出版人/方 鸣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月 阳

责任校对/孙 丽

装帧设计/顽瞳书衣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835-7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被逼相亲
- 第二章 尽情自黑
- 第三章 揭下面具
- 第四章 书店再遇
- 第五章 欲盖弥彰
- 第六章 年少初恋
- 第七章 峰回路转
- 第八章 闺密失恋
- 第九章 同学聚会
- 第十章 阴魂不散
- 第十一章 葩友相惜
- 第十二章 回城高速
- 第十三章 明确关系
- 第十四章 白晓的家
- 第十五章 动情一吻
- 第十六章 怦然心动
- 第十七章 晓莺婚讯
- 第十八章 最毒总监
- 第十九章 两人失踪
- 第二十章 城南河岸
- 第二十一章 推心置腹
- 第二十二章 私奔归来
- 第二十三章 解开心结
- 第二十四章 存稿危机
- 第二十五章 晓莺婚礼
- 第二十六章 无缘新展
- 第二十七章 人生无常
- 第二十八章 前尘往事
- 第二十九章 新书签售
- 第三十章 不该隐瞒
- 第三十一章 信任危机
- 第三十二章 餐厅求婚
- 第三十三章 订婚典礼
- 第三十四章 同居生活
- 第三十五章 难敌误会
- 第三十六章 矛盾升级
- 第三十七章 决定离开
- 第三十八章 消失不见
- 第三十九章 师父收留
- 第四十章 一年之后
- 第四十一章 重拾前缘
- 第四十二章 万事先领证

第一章 被逼相亲

传闻十年前，城南河边住着位翩翩少年，大学里交换学生去了法国两年，与一女子在塞纳河畔相识相恋，后来毕业归来便失了联系，不久市政府开发城南河段，少年举家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去，那与他相恋的女子，一年后只身一人寻来，没有寻得，便在这河畔开了家餐厅，匆匆又过去三年，那曾经的少年思念家乡回来看望，又与那一直等待的女子相遇，谱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来。从此，名为塞纳河之畔的独栋双层式高档餐厅，就成了年轻男女约会、谈情以及相亲的理想场所。

白晓愣愣地看着眼前这家“塞纳河之畔”，叹着自己是怎么给老妈的唠叨神功逼上相亲这路上来的，可叹哪可叹哪，难道真叫那陈蜀笑给预言中了吗？想到她滴溜溜转着眼珠子得逞的得意表情，不自觉打了个寒战。不过自己已做好万全的准备，决不轻易妥协。下好决心，整了整衣服，拉了拉头发，毅然迈出步子。

刚走到门口，一穿制服的男子便迎上来挡住白晓的路：“这位小姐等等，您……”他上上下下打量了白晓一番，一副不解的表情，白晓忙说：“我是个搞行为艺术的，这身装扮是工作需要。”小保安怔了一下，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白晓又说：“我有预约。”小保安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赶紧让开路，上前两步帮忙拉开门：“请进。”

白晓进了门，稍稍环顾四周，雅致的装潢格调充斥整个空间，各个独立区间都设计成双人式的半闭半开结构，既能够表现开放式的轻松，又能兼顾恋人幽闭独处的心理，果然是个专门挣情侣钱的高档餐厅啊。感慨一番后收回心思，拿出手写版的反相亲手册，“二楼 17 号桌”，便噌噌地跑上二楼，楼梯转角处正端餐盘的服务生看到她，一个趔趄不稳差点撞到，好在他反应挺快，一个转身退到边上，低头倾身弯腰抬手，做出一个“请上楼”的姿势，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俨然一位绅士。

14、15、16，嗯，17。白晓依次推数着餐桌编号，看到 17 号桌高高的沙发背对着自己只露出小半个头顶的人，看来相亲对象已经先一步到了。最后再调整一下心态，清了清嗓子，走了过去。

猛地一拍那人的肩膀，拍得自己的手都有点发麻，待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嘟着嗓子惊号道：“欧巴，您就是杜月河欧巴吧？”号完先给自己嘟的程度和差点破音的音调给恶心得抖了一抖，下一秒视线转向那转过头来的相亲对象，随即又抖了一抖。

只见这叫杜月河的欧巴穿着一身绿恐龙套装，似乎本来还应该有个头套，这会儿换成了一个假面舞会的遮着半张脸的绿面具，延伸到耳朵上的部分又多出两支横向发展的貌似是恐龙角的东东，上面拖着一排浅绿色的流苏，整张脸露出来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毛了，头顶的乱发倒是乱中似乎有那么点规律，面具下方的半张脸是络腮胡子，整体形容一下就是有些抽象的绿色的头上长毛的耳腮带鳍的恐龙，是不是可以称为绿鱼龙？鱼龙是不是绿色的？它不是生活在水里面吗，是不是应该有尾巴？它的头上长毛和鳍的吗？……白晓一边恨不得掏出手机查一查鱼龙的特征，一边完全给自己一段关于鱼龙的想法弄得忘记了当下的情状。

“我是杜月河，你就是白晓小姐吧，请坐。”杜月河看见她，先是一怔，然后牵动胡子貌似是在微笑，微微颌首，再抬眼对上白晓的视线，瞧得白晓心下一惊，倒是一双好看的眼睛哪！与这一身装扮实在是搭的好看眼睛！

她旋即反应过来，抽回还在麻的手，感叹着这人装扮比起自己是绰绰有余，但涵养倒是颇好，被自己猛拍了一下，除了稍稍惊讶，倒是眉头都没皱一下。不对不对，这人的眉毛根本就是给面具遮住了，哪里看得分明？他此番行头诡异，自己接下来怎么过招？本来循着寻常的思路制定了反相亲手册，整出了那些一般男人不太喜欢的女生特点，以为能够出奇制胜，一招就吓着对方，没想到第一招就没得来预料中的猜想，现下，还是先照着计策走，顺便静观其变的好。

白晓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大腿一跷，摆出个二郎腿的姿势，抖起脚来，顺便缕一缕当

下的局势优劣。

反相亲最重要、最直切要害的一点就是让相亲对象对自己没好感，来之前，白晓旁敲侧击地向老妈打听杜月河的情况，以便反其道而行，惹得老妈还以为她是真的明白了事理，放下了对相亲的偏见。

据老妈坦言，这杜月河只比白晓大一岁，但一年前就从牛津大学取得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回来后在一家外企公司发展，短短一年就升为市场总监，青年才俊四字恰恰形容的是这等人士。说到性情那更是一等一的绅士风度，涵养优良，品位高雅，要是放在古代那便是迷倒多少深闺女子的翩翩风雅少年郎一个啊……老妈在描述的时候，眉飞色舞得偶尔还冒出铿锵有力的四字短语，那感情饱满得堪比是在推荐新的八点档情感肥皂剧。

说起牛津大学，白晓只知道是个有些历史文化的 world 名校，还曾猜想它是牛津英语最大的股东，然后隔着一一条街与剑桥英语大眼瞪小眼地竞争。再多的细节上的认识就是有个去牛津留学回来的女生写了本叫《爱上牛津》的书，后来大卖。

这杜月河能去留学，只能说明家境不错，早早取得硕士学位，只能说明学上得早，一年就成市场总监，只能说明那个外企实在有点水吧！也许水得还有点不一般！

总之，白晓已经在心底对这个相亲对象千次万次地批斗过，不留一点好印象。青年才俊是吧，绅士风度是吧，翩翩公子是吧，大抵上偏爱的都是那些个与之相配的青年女才俊，淑女风范，娇娇小姐吧，不但要避开这些，还要往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去表现。

从网上百度了男生讨厌的女生类型，颇有人气的有：长得猪头还过分打扮并且臭美自恋，给韩剧、动漫坑害得不切实际，拜金主义认钱不认人，说人坏话搬弄是非，蛮不讲理，过分虚荣，脾气太大，出口脏话，不爱干净，等等，白晓结合自身情况和各项的可实现度，设计了自己当下的形象和性情。

颜色灰不溜丢的到腰际的假发，鬓角别着朵大红大红的能遮住小半个脑袋的塑料大花，脸蛋儿上敷着厚厚的几层粉底，甩下脸就掀起一阵粉尘，一双眉毛描得跟蜡笔小新无异，水平低得深不见底的浓黑浓黑似乎还泛着各种彩色的烟熏妆，鲜红的口红涂满故意噘着的嘴唇，一身黄色劣质满是蕾丝有些公主裙样式的裙子，腿上一双豹纹丝袜，脚上一双脏脏的帆布鞋。

这一身打扮绝对对得起“过分打扮”、“不切实际”了，再加上性情上花痴、爱财无极限，以为自己美丽又时尚，性感又纯情，终日做着公主梦，说人坏话，不太讲理，等等，完全是现代升级版的石榴姐！秒杀优质相亲男的终极利器！

但是，眼前这相亲男看起来并不正常，保不准就和那个喜欢石榴姐的武状元是一流，我无法不准人家品位独特不是，现在自己的处境是古怪恶俗，隐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对方也是个古怪奇特的，他的老底是怎样也不知道，如此一对比，自己完全没占到上风啊。

“白晓小姐。”

“啊？”白晓正在开小差分析敌我状况，突然听到个温和的声音叫自己，一时没反应过来。

杜月河的胡子又扯了扯，这回没分出是在笑还是嘟了个嘴，转念一想，人是堂堂男子汉，哪个嘴算什么事嘛，那就肯定是朝自己笑笑，这一转念还没想完，杜月河的绿鱼龙装扮再次清晰地映入眼帘，堂堂个头的男子汉啊，人是不是正常还有待考证呢！赶紧得试探试探，过过招啊！立马几不可闻地轻咳一下清了清嗓子，嗲声道：“月河欧巴叫人家晓晓就可以了嘛，不仅叫人家全名，还称呼人家小姐，这不是显得太生疏了嘛。”说完，眨巴眨巴地抛过去两个媚眼。

这一招把轻浮的姿态扔过去，对方要是反感起来，那自己就安心地走原来的路数，要是没有反感或者似乎还挺喜欢，那……要不要弃甲？还没思考好，对方温和又带着点磁性的声音响起。

“晓晓，先点东西吧。”说罢把菜单递向白晓，然后按铃招服务生。

“这一餐是不是月河欧巴请晓晓啊？”

“难不成晓晓想要 AA？”

“不是啦，女人用男人的钱可是天经地义的哦，晓晓提前问一下，很有礼貌和修养吧？”说完又抛去两个媚眼，故作期待地盯着杜月河全身上下唯一的亮点——眼睛。与此同时，杜月河也在看着晓晓，一时间，两人对视，又相顾无言，貌似酝酿出一丝十分不恰当的或许可以称为暧昧的因子，只是这因子，着实不恰当到有点犯恶心……

第二章 尽情自黑

白晓自己都察觉出了这份不对劲，就在这因子差点转换为尴尬的时候，服务生突然出现，微微一鞠躬，亲和地开口道：“先生小姐，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大哥您出现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等会儿给你个好评！白晓在心里赞道，忍不住多看这服务生两眼，嗯嗯，不错，是个帅哥，瞧他的笑容可真甜哪，还瞄了下他胸前的名牌，“白术”，哎哟喂，竟然本家！走的时候一定绞尽脑汁也多抒发几句表彰之词。

既然杜月河说是他负责账单，为了增添不好的印象，白晓毫不心虚地寻觅着最贵的价格，心底萌生出一股大款的快意，而且是割别人肉不伤自己荷包，何乐而不为？

“小姐，我们店新推出一款奢华情侣套餐，很适合两位。”小帅服务生推荐道，说完斜睨了杜月河一眼。白晓可没注意到他的斜睨，脱口而出：“贵吗？”这脱口脱得很顺溜，但现代升级版石榴姐附身的白晓居然没忘记用嗲声，可见一个人身处的场合能生生改掉些许本能反应。

“贵！”掷地有声一个字，服务生答道。

“就来这个！”白晓兴奋地敲定，合上菜单递给服务生，然后硬挤出一点娇羞，“月河欧巴，晓晓选了两人的套餐，主要是那情侣两个字吸引了晓晓。”

“我也试试这奢华能奢华到什么样，你能喜欢，那固然很好。”杜月河语不惊澜，一点看不出被割了肉之后该有的心疼和撑面子，“服务生，你可以去准备大餐了。”对着还留在这儿的服务生，杜月河特别提醒。

“慢聊，请稍等。”服务生又一鞠躬，随后离去，走时还回头观望他们两次。白晓想，看见这么奇特的客人，总不能让人回头看看都不准吧，也就心安理得地理顺了心思。

不过，从见着杜月河到现在，自己已经表现得很夸张了，对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而且看不见脸，语调也没多大变化，不容易辨出情绪变动，干脆直接按原计划上，反正，若是不被看好，那是好事，自己希望的，万一一个惊雷轰隆，石榴姐遇上武状元，那，这石榴姐又不是真正的自己，亮出真身也不迟是吧。这么一看，原计划是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良策啊。

“晓晓，我们可以聊聊了。”

“好呀，月河欧巴，我们先聊聊……自己的品位吧。欧巴，你是不是刚刚参加完化妆舞会，来不及换衣服就心急地来见晓晓了呀？”说完再次抛去一个媚眼，直担心自己这眼皮什么时候会抽筋。

“不是，我只是想以最舒服的方式来见见你，这衣服是我的睡衣，面具呢，是一个朋友的女儿送的，说是可以给我增加形象分，还有这胡子，我工作的公司生产圣诞老人，有规定要养圣诞老人胡子，我向来审美不行，没什么感觉，晓晓觉得如何？”

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白晓还是得说：“晓晓看着是很好啦，但是和晓晓比起来，还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吧。”

“哦？”

“欧巴看晓晓像不像一个时尚性感的公主啊？”

“能否解读一下？”杜月河双手交握支在桌边，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

白晓得了机会“表现”自己，当然得抓住啦。“欧巴你看，我这公主裙，是专门为了今天去买的，是不是很漂亮？晓晓一穿上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城堡里的公主，等着与命中的王子相遇。看这头长发，一头飘逸的银色长发，可惜今天没有风，不然在风中飞扬起来，那可美啦。再看这朵花，诶，欧巴知不知道有个叫杨二车拉姆的欧巴桑？她长得可真寒碜，但是唯独那朵花戴得超凡脱俗呀，要我说都可以羽化登仙了。晓晓刚用了两个成语哦，有学识吧。”

咽口口水换口气，继续手舞足蹈地推销自己：“晓晓的皮肤可好啰，你看你看，粉嫩粉嫩哟，这么好的皮肤最适合的就是烟熏妆了，能够衬托出晓晓的妖艳气质噢，晓晓经常看到那些90后小妹妹，自己长得丑死了，还扮成熟，化烟熏，真是看不下去。她们可没有晓晓高超

的化妆技术，也没有这么性感的红唇来搭配，红唇配上豹纹丝袜，是现今最最时尚的打扮哦！还有啊，瞧我这双帆布鞋，格子帆布鞋呢，有没有瞧出晓晓文艺女青年的气息来？所以，欧巴呀，晓晓不是很像个时尚又性感而且很有内涵的公主吗？”瞅准一个时机再次抛了串媚眼。

杜月河听完鼓起掌来，连体的衣服包括手掌，没什么响亮的声响，倒像是豌豆投手，噗噗噗……“晓晓的品位很独特高雅，是一般人难以翘首的高度，不知月河以后能否有幸被指点一二？”

“这可不成哦，品位可是人家专属的东西啦。”绝对不拖泥带水给人机会见第二次！以防夜长梦多，不伤人倒伤己。

“真是可惜。”杜月河惋惜道。

“欧巴呀，我们不聊这个了，我们说其他的吧，我妈妈讲，欧巴是高才生，在外企工作，欧巴的公司生产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总是给人家送礼物，那是不是很有钱啊？我妈妈说了，像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只有那些顶顶有钱的才配得上。”

“圣诞老人很有钱，我还没有。”

“哎呀那真是太不巧了，晓晓担心，欧巴和晓晓的缘分也就这些了，缘分天注定，我们也无法预料不是？不过呢，虽然欧巴不是晓晓理想的类型，但还是很愿意吃完这顿饭的。”

“这是我的荣幸。”

“欧巴好会逗人开心哦。”白晓捂着嘴角咯咯咯地笑，“哇，大餐这么快就来啦，这家店的效率也太快了吧！”

名唤“白术”的服务生又屁颠屁颠地出现，后面还跟着另三个托着托盘的服务生，换走桌上的玻璃餐具，换来一整套珐琅彩蓝孔雀瓷器，那造型立体别致，色彩明丽，且组合成套，真是好看得爱不释手！奢华套餐的架势摆得不错。

“波尔多赤霞珠，西湖雨前龙井，黄山祁门红茶，娃哈哈营养快线。”白术将一组四个斟满的小孔雀杯子排开，一边报菜单似的报出名字来。而后接过身后服务生的托盘，置于桌面中间，“西班牙鸳鸯小牛排。”再端起另两个服务生托盘里的盘子，分开摆于白晓和杜月河面前，排出几碟酱，“澳洲大虾，还有炭烤松茸。两位请慢用。”说完领着几位下了楼。

白晓总感觉怪怪的，不过看着眼前卖相的确不错的大餐，肚子也饿了，没细究，叉起一块牛排放到跟前的孔雀餐盘里，“欧巴，晓晓开动喽。”急急切下一块嚼起来，嗯，虽然没有事先问要几成熟，但也没有生到血淋淋的，而且是合意的口味，煎得很好。又叉起一小块虾肉，蘸了蘸沙拉酱，放进口中，细嫩的虾肉和着沙拉的香甜，瞬间弥散在唇齿间，好好吃！再尝了下炭烤松茸，松茸奇特的味道是自己不大喜欢的，这盘也没有改变，转而去对付美味大虾了。

主餐时白晓心情着实不错，一心享受，不说话，也没兴趣看人一脸络腮和连到手掌的衣服怎么妨碍吃东西，杜月河配合默契，同样地没有只言片语。觥筹交错，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白术终于来收了残羹，送上餐后甜点和布丁。

白晓取出镜子和口红，看看花了的唇角，“欧巴，晓晓去洗手间补个妆哦。”然后噔噔噔地跑了，没有注意到她的包被蹭到沙发边上，岌岌可危地要掉下来，“啪”地一下，真的掉下来了，吧嗒吧嗒地滚出几瓶化妆品。杜月河起身去捡，一样一样放回包里，然后发现了塞在包里的高跟鞋和浅蓝色旗袍……

白晓带着新涂好的烈焰红唇回来的时候，杜月河正有条不紊地吃布丁，“欧巴，啵。”为了凸显补妆效果，白晓噙着嘴唇飞去一个飞吻。

“晓晓可记得是为了什么来这儿的？”

“相亲呀。”

“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进入主题了？”

“不是已经有聊的咩？”自己下的招数还不够狠吗？！

杜月河笑言：“多了解对方总是无妨吧。”

好吧，既然对方说不够，就继续下狠招。

之后白晓口若悬河地猛吹，吹捧自己修养好、性情佳，天上地下难得造化；扯两个不存在的朋友狂说她们坏话和八卦，小肚鸡肠又大嘴巴；爆出几个夸张恶俗的兴趣爱好，还自以为情趣高雅……最后白晓都扯到了给陈蜀笑家那只名叫“笑笑”的牧羊犬抓虱子，捏死虱子时那无上的成就感、为狗除害的自豪以及杀生的快感……直讲得白晓心里泪流满面，自己都招架不住。

杜月河倒是沉得住气，优哉游哉地喝茶，偶尔插一两句。白晓说得唾沫星子横飞，嗲着的嗓子都要哑了，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也疲乏了，颇有败下阵来的感觉，脑海里酝酿着“承蒙款待，就此拜别，永不再见”。来回默念几次，说道：“欧巴，这顿饭实在很好吃，晓晓非常喜欢，你看现在也不早了，晓晓约了朋友逛街看电影，要不就，散了吧？”

“我送你。”

“不不不用，晓晓走了，欧巴留下付账撒。拜拜。”不由分说，拾掇好东西，白晓一溜烟跑下楼，路过服务台，趴在意见箱边飞快地写了对白术的表彰之词，然后逃出生天。

杜月河走下楼来，转进员工专用的休息室，摘下面具一丢，扯着满面的络腮胡，看着旁边在换黑色紧身衣的白术，道：“你是要干吗？”

第三章 揭下面具

“唉？你怎么来了，没有送人家如花似玉的姑娘回去啊？我还特地准备了侦探装跟踪你们嘞！”

“你添得乱还不够啊？”撕下整块的胡子，杜月河揉着腮帮，“你弄的这破胡子，我吃东西都碍事。”

“添乱？你你你，欧巴真是过分，人家为欧巴费尽心思啊，又是出谋划策，设计造型，又是准备服装道具，这个面具可是人家亲手做的，本来为了圣诞假面舞会，都割爱给欧巴了啦，还做服务生专门服侍你们，欧巴可知道，那套珐琅彩是人家多么宝贝的珍藏？还有那个套餐，是人家专门设计的，只此一次呀，人家还从客人们先下的单里移过去，不然怎么会那么快上菜，那个西班牙鸳鸯小牛排可是人家亲手给拼到一个盘里去的新菜呢，做这么多，还不都是为了欧巴你啊，居然，居然现在说人家添乱，人家，人家不依啦！”白术假着嗓子控诉一番，捂着眼睛背过身去，扭扭捏捏的样子。

杜月河自顾自换好了西装，正系着领带，瞄了瞄白术的背影，“学她很好玩是吧？”

“好玩的好玩的，这妞太逗人了！”白术一下凑过来，喜滋滋地说，“你瞧她一身乔装，比你的还牛，摆明了对你嫌弃得要死，早知道她也是万般不情愿的来，就不给你这身恐龙装遮面了，细细研究一下你的面部表情也很不错啊，胡子遮得够严实的，都看不分明了。嘿嘿嘿。”

“你何必笑得这么——”顿了一下，选了个词，“促狭？”

“啊？”

杜月河作恍然大悟状：“不会吧……你这么积极帮我挡相亲桃花，不会是个Gay，然后看上我了吧？”

“嘿！你想得美嘞，我两三年也坑不到你一回，这次，机会实属难得，麻烦为那奢华套餐付个账哈，享受了各种优待，当然要至尊价哦，嘿嘿嘿。”

只瞧见杜月河对上白术的视线，怔怔地凝视两秒，缓缓把嘴巴张成了个O形。

白术见状，忙开口：“你也别觉得我不够兄弟，我被你坑害的时候可不少啊，怎么着也要偶尔让我给扳回来吧，不然一股怨气积压在胸腹，长久不散，不仅容易得心肌梗死，还有害于心理健康不是？为了哥们儿的身心，你插一回刀放一回血又何妨嘞？”

“你，可是认真的？”杜月河半脸的不可置信。

“认真的啊，怎么啦？你在我这儿吃饭不用给钱啊？想赖掉啊？”

“不是，我知道你向来挺笨的，但是倒没预见有这么夸张。”杜月河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用卡，在白术眼前晃了晃，“这个，不是你给我的吗？为了说服我把相亲地点放在这儿，信誓旦旦地硬塞给我这卡，说是你全包，说我便便宜不占白不占那是傻瓜。”

白术貌似想起来，之前听说杜月河要相亲，为近距离凑热闹而紧锣密鼓地动员他来，真塞了信用卡给他，而且是硬塞的，当时还一副巴巴结结为八卦和热闹牺牲的模样来着，顿时耷拉脑袋，埋进杜月河旁边的沙发，沉吟着：“我应该设计更加人性化一点的套餐的，人家姑娘是为了出丑，我应该去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对面过两条街的大排档买两份麻辣小龙虾和酱肘子，姑娘可以不顾吃相，也能吃得爽快，要是不喜欢，借故发一顿脾气后愤然离去，她也算达到了目的。主要那样便宜啊，先前确实有点得瑟，为了坑到月河的钱而开心地挑了几样不便宜的，真是失策啊失策啊……”

“嘀嘀咕咕的你念咒让时光到回啊？”

“唉，你说你能不能把卡还我，然后自己去付账啊？”

“我是傻瓜，还是你想让我再奉送你一个O型嘴？”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白术跳起来跑了出去，一分钟后又跑了回来，手里多了个DV，“我

真是英明，你们相亲的过程我都录下来了，独家珍藏版，吼吼，给你设计恐龙装的我真是天才，杜先生，您给个相称的价收购呗？不然这要是流传出去——你懂的哟。”今天要是不坑到一笔，心理太不平衡了。

杜月河却不为所动，起身整了整衣襟，“流传开可就彻底没价值了不是？而且那里面可没出现我的脸，白晓也定不是那样子，说成谁不都行吗？现在是你买单呢，还是我——”晃了晃手中的卡，“去埋个单嘞？你知道，埋了单入了账，就得再加个税费缩水。”

白术不情不愿地挣扎一番，嗫嚅出：“买单。”

哈哈一笑，杜月河把卡抛给白术，笑说：“乖。我走了。”

白晓从“塞纳河之畔”出来，匆匆赶到附近一栋大厦的洗手间去，回家之前必须搞定自己的妆容，不然被老妈瞧出端倪来，接踵而来的麻烦是一捆一捆的。

看着镜子里的“石榴姐”，白晓叹了口气，开始卸妆。恨恨地想，老娘连假发都想到了，怎么就没想到戴个面具呢，也不用瞎折腾地涂了那么厚的粉底了，转念又突然意识到，杜月河一身化装舞会样貌，大概对那服饰装扮也是有兴趣的，万一自己穿了入了他的眼的服饰装扮，不幸被以为志趣相投，从而萌生爱意，再而死缠烂打地黏上自己，这个亲相得就太成功而事与愿违了。想到这儿，白晓心一跳，皮一抖，大大灭了先前觉得不必折腾着涂如此厚的粉底时那份惋惜。

后来白晓回忆，如果当时说自己是女同性恋的话，是不是能一招制敌？再后来听到陈蜀笑说，男人会常常对同性恋女人抱有性幻想，才终于打消了所有对“石榴姐”形象的偏见，不再找更简单、更高效的方案。不过这是后话了。

彼时白晓已换好离家时的行头，浅蓝色旗袍配黑色高跟，披肩头发简单绾起，露出漂亮的颈项，小巧的耳环若隐若现，白皙秀气的脸庞微微一点粉粉的红，俨然一个带点小家碧玉气的大家闺秀。

面对镜子里的转变，白晓突然好奇起杜月河到底长什么样，全身包得够严实，连个脸都没见着，声音倒是好听，成熟里带着稳重，那身板给衣服影响，看不出身材好坏，但是身高还不错，没准换套衣服拿下面具刮了胡子就是个帅哥嘞……

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把相亲时的全套临时行头整理出来。诶？反相亲手册嘞？翻了两遍没找到，估计是掏什么东西的时候连带而出掉了，反正如今反相亲计划成功落幕，它也算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

抱着衣服、鞋子、假发和一些廉价化妆品，白晓从容淡定地走出洗手间，到最近的垃圾桶扔掉，虽然有实属浪费的惭愧，但一定不能留下蛛丝马迹，老妈的脑袋转得不够快，可眼睛是雪亮的。

呼——总算告一段落了，回家！呃，回家还有老妈要对付。

白晓到家时，白妈正敷着海藻泥面膜看情感剧场，听到开门声，哧溜一下奔到门口，顶着魔鬼脸大声嚷：“丫头你回来啦！你看我没有跑去跟踪吧！快跟妈说说，怎么样怎么样？小月河能不能进咱家门？”

“妈你先让我卸个妆啊。”从白妈身侧斜进客厅，白晓转进洗手间，今天真是折腾，一个晚上几次上妆卸妆，幸得这张脸还算耐磨。

再次卸完妆，复习一遍给老妈叙述的版本，回到客厅，白妈直喊“过来坐过来坐”。

“妈，怎不见你对其他事这么热心？比如做饭什么的，还能造福一方人民的胃。”

“咱家不是有你爸嘛。你别说这些，说说我们家小月河怎么样啊？”

“你们家小月河，挺好的。”

白妈乐得合不拢嘴，又道：“啊哟，那小月河对你什么想法？”

“你们家小月河，对我，应该没有想法。”

“诶？”

“是这样的啊，你们家小月河要是对我有想法，肯定是会出手大方的嘛，但是你们家小月河实在很小气，还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自说自话都不怎么理睬我。最重要的是，嗯，有点娘来着。”白妈性情豪爽，出手大方，喜交友，爱互动。太小气、自我中心感太强的人，她都不太喜欢，而八尺男儿阴阳怪气的娘娘腔她顶顶接受不了，白晓把杜月河抹黑成这般，想必白妈对此金龟婿已心灰意冷要退避三舍啦。

见白妈沉思，白晓又说：“不过你们家小月河其他地方都不错，人长得还行，家境挺优，学历也好，做事吧，勉强称得上稳妥，从小不是天之骄子也算是先天后天条件出挑的，自我感强些嘛，难以避免的不是？只能说我们俩不太合适，吃个饭聊聊天倒也愉快，你跟杜妈妈说的时候可别乱抱怨小月河呀，一定要委婉，别揭人短驳了面子，就说性情不合适好吧。”万一白妈说得太过分，引得杜月河出面对峙，自己就穿帮了。

“怎么会嘞？当年我见到小月河的时候他很乖巧可爱，这岁月如梭，变化真的如此大？”

“什么？！当年？妈，敢情你认识他们家？”有点糟，老妈可没提前说出这个事儿。

“嗯，当时我还怀着你，梦研——也就小月河他妈，过年带孩子回来探亲——”

“等等——妈你刚才说当时我还在你肚子里？”

白妈点点头。

“杜月河只比我大一岁？”

白妈又点点头。

“呃……”白晓脑海里直环绕着“无语凝噎”，“你见到的小月河不会是乖乖躺在摇篮里睡着的模样吧？”

白妈再点点头，讶然道：“你怎么猜到的？”

“妈你赢了……”白晓扶额，“这事儿就这么着了，你和杜妈联系的时候一定要委婉，委婉好吧，我在此拜托母后大人了！”

“哎呀知道嘞，委婉嘛！”

“我去休息了噢，母后大人请慢慢欣赏情感剧场，女儿告退。”

车库，杜月河停好车，拿出“反相亲手册”，看着清秀的字迹和上面雷人的计划，心情颇好，白晓真是有个意思的妮子。

杜家妈妈向来尊重杜月河的想法，从前交的女友，杜妈看着没什么大的人品缺陷，就都接受了，友好相处，从不急急催他们结婚，空当的时候，也不会唠叨找个女友带回家瞧瞧之类，月河在这些事情上很自在，没受家里多少约束。偏偏前些天得知妈妈给自己安排了相亲对象，本以为是说笑着玩的，没想到过了两天妈妈就拿了一沓相片来，厚厚地装了个信封，让他相看相看，月河干笑几声，便扔到某个角落去，没放在心上。又过两天，白术那小子不知从什么渠道知会他要相亲，摆着看笑话和热闹的心理，颠颠地跑来相邀，加上妈妈态度认真地下了通牒，赶鸭子上架那种不爽被注入对相亲的反感里。

白术说：“你这副皮囊去相亲，还不被虱子们给盯上？别说你会向对方表示清楚，理由要说性情不合？简直比神马都要更加浮云！”所以白术给他准备那套古怪衣服的时候，竟起了愚弄愚弄对方的心思。提前到餐厅，想了想会是个什么样的女孩能让妈妈打破常规，直接插手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最后锁定到“知性乖巧”上，正思索时，左肩突然被大力拍了一下，一个嗲得夸张的声音响起：“欧巴，你就是杜月河欧巴吧？”

想到这里，月河轻笑出声，白晓居然比自己更胜一筹，本来还有些惊诧，中途越听她胡扯越觉得好玩，最后还给他发现了“反相亲手册”。月河拿出手机，翻到新拍的照片，照片上青春靓丽的女孩搂着爸爸妈妈，秀气的脸上，眸子闪闪发亮，笑容肆意而阳光，真的很漂亮。今天她本是穿上高跟鞋和蓝色旗袍吧，不知是怎样的情状。

月河推门下车，就着手机的光照照脸，打量起反光镜里的自己，嗯，眉眼清晰，轮廓清

明，还不错。

“月河，回来了怎么不进家门？”

突然响起杜妈的声音，月河反射性地站直腰身转过来，握紧手机背到背后，紧张道：“妈！你走路怎么没声？”

杜妈上上下下扫了月河几遍，抿嘴轻笑，“怎么从前没听你抱怨过我走路没声？”

“你出现得太突然，差点被吓到。”

“好了好了，快点进家吧。”

松懈下来，月河正欲把手机放进口袋，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妈！刚给你吓得手一哆嗦，把照片给删了！”这张照片可是他搜出白晓的钱包查看身份证，发现夹在里面的全家福，顺手拍了下来，还没来得及备个份啊。声音里透着杜月河自己没察觉到的些许急迫和痛惜。

杜妈微微思索，转而眼角的笑意更深，“不是给你个信封吗？里面可全是删不掉的相片。”

月河忽然觉得有点窘迫，窘迫这个词已多年没有造访过他，一时不熟悉，可能脸有点红了，幸好车库里光影暗淡，看不分明。

杜妈善解人意的：“先回屋了。”说完先行走出去。

仔仔细细回忆一番，也没想起之前随手把装照片的信封丢哪儿去了，幸好没有被清理掉。把卧室和书房来回翻检两遍后，在书桌抽屉底层下面的缝隙里找到，估计是扔在书桌边，滑落到地上，在书桌边走动时踢了进去。

推理过程实在狗血，杜月河自己都不想接受，更不想接受的是，自己很多年没有这么上桌下椅地翻找过东西，现今找的竟还是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相亲对象，而且，他们俩的情况似乎还称不上“一面之缘”，只能说“一饭之缘”。矛盾老半天，杜月河把一切归结到这个白晓出招太奇，自己好奇心又强，所以萌生出探知欲来，再者，今天接触了白术那小子，智商、情商均给拉低。

抽出厚厚一叠相片，第一张是个婴儿安宁的睡颜，浅色细软的头发还没有长全，眉毛也淡淡的，眼睛轻轻闭起，鼻头小小嫩嫩，嘴巴微微张开，两只小手露出一点点在袖子外……这是还不到六个月的晓晓吧。

第二张是晓晓穿着小肚兜咧着长了两颗牙的嘴巴，抬着头朝镜头爬过来。

第三张是晓晓扎着朝天小辫，穿草莓裙子，低头仔细玩着橡皮泥。

然后是幼儿园和小同学牵着手走出校门，小学开学第一天背着书包，不想写作业翘着嘴唇夹着根铅笔，顶着荷叶拎着小桶举根小竹竿，捧着半瓶子萤火虫得意地笑……中学的夏令营野炊，和伙伴一起蹲在河边洗菜；学校的篮球赛，给运动员分发矿泉水；玩游戏给贴了满脸的便利贴，只露出两只眼睛乌黑乌黑的……大学宿舍里对着锅乘粥，话剧表演饰演一棵树，毕业生穿着学士服……短短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晓晓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面貌，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再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后面还有一半，看起来都是近期或者不久前的晓晓。

靠在沙发边看书，挽起袖子炒菜，蹲在小花坛边翻土种下一株紫罗兰，笔记本前认真工作……形形色色方方面面，却几乎没有正面的镜头，看起来像是被偷偷拍下的，但同时也很好地保留了日常生活的原貌。

看着相片里白晓活泼丰富的生活样子，杜月河挺被触动吸引。暗自佩服是谁这么厉害，剑走偏锋，不用一贯的正面照或者艺术照做相亲照片，而选了一组成长照和偷拍照。联想一下，能有细致的照片，应该是白晓的爸妈或兄弟姐妹，而这么热心偷拍，只能是白晓的妈妈吧，她们家人的趣味着实不一般些。

杜月河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书桌抽屉，想着改天装进个新相册里。

第四章 书店再遇

相亲宴将过去一天，正值周日，白晓接到陈蜀笑的电话，约她出去逛街。白晓这个大学舍友陈蜀笑，为人唯恐天下不乱，曾经预言白晓一定会走上相亲之路，弄得白晓暗暗发誓此生要与相亲绝缘。这次的相亲虽然被自己搅黄，但若是给她发现，不定要揶揄自己多久。正欲拒绝，电话那头的陈蜀笑突然吼着嗓子道：“晓晓我失恋了你不能拒绝我！那太残忍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恋的？我怎么没有听说……”

“详细的见面说，下午两点，百越路瀚海书店，就这样，不见不散。”然后不容白晓回答就自顾挂了电话。

“呃……”白晓考虑了下陈蜀笑已经知道她有去相亲的可能性，觉得应该还不知道，再考虑下自己不会说漏嘴的可能性，觉得应该不会说漏嘴，然后放心地出了门。

瀚海书店是近两年才发展起来的新书店，地处繁华地带百越路，偏居一隅，靠着湖泉公园，颇有闹中取静的优点。书店主营图书音像，兼营周边产品和休闲餐饮。

现年头电子书大行其道，百度文库提供的免费分享平台相当大，而MP3音乐也是泛滥了，实体书和唱片有网络书店的低折扣来竞争，所以实体店的前景并不乐观。

这家瀚海书店开业两年，业绩节节攀升，其主营兼营的业务经营相互影响，都做得非常好。

近两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层，装潢简约时尚，布局精巧，图书种类丰富质优，摆放的书架特色显著，形形色色，审美性强，图书区边设置很大一片阅览区、休息区，供客人休憩，结合度很高，比一般书店要受欢迎很多。

学习用品全面化、高质化、新颖化、个性化、精致化，特别容易受到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喜欢，再加上有教辅书专栏陪衬，有自己背后的学生辅导机构业务相辅相成，家长们也愿意陪孩子来选购。速食餐厅、高档餐厅和慢摇咖啡厅的餐饮分类，充分考虑各种人群的需求，速食餐厅满足餐点时匆匆过来买书的客人，在现代社会，这种人群不是少数，高档餐厅满足消费力高、前来找休闲的人群，慢摇咖啡厅适合青春时尚的年轻人群，再配以唱片的销售，需求一直在扩大。

白晓挺喜欢这家书店，虽然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但舒适度很好。常会在周末过来，与陈蜀笑相约在此的回数一多，就似乎成了可以称为“老地方”的地方。

这次，白晓出门早，到瀚海书店时离约定的时间还差很久，熟门熟路似的挑两本书往角落的沙发上一靠，选了《追风筝的人》读起来，半个小时后正看得入神，突然被人打断。

来人是店员，略带抱歉地点头致意，说：“小姐您好，不好意思打扰到您，请问您还需要桌上这本书吗？”

“这个？”白晓指了指桌上的《弗罗斯特诗选》。

“是的，小姐，有位先生要买这本书，我们店只有这一本存货了，不得已来打搅您，如果您需要继续使用，将可以拥有优先权，给您带来不便，真是非常抱歉。”店员再次致歉。

“这样啊，没事的，我用不到。”

“谢谢。”店员拿起书轻点一下头，转身离去。

白晓又看起手里的书，才翻两页，身边的沙发坐下来一人，白晓没有理会，只当是个拼桌的。

如此又过去大半个小时，白晓想着陈蜀笑也该快来了，打算先去买两杯饮料。一放下书就看见旁边的人手里拿着《弗罗斯特诗选》在看，是店员来拿去的那本，于是自然地脱口而出：“原来之前是你要买这本书啊。”

“我远远瞧见店员是从你这儿讨的，这是这儿最后一本，有点担心是否夺人所爱，所以本想过来与你打个招呼，可惜从我坐下到刚刚你都没偏头看一眼。”来人抬头对上白晓视线，淡淡一笑，温和说道。

白晓也一笑，忙说：“我以为是普通拼桌的，倒是你，要过来和我说话，招呼也没打，竟是要等我开口。”

“没一下子开口，顿了一下倒没机会开口了。对了，这书，没有夺人所爱吧？”

白晓说：“没有没有，弗罗斯特的诗选我有一本，就是与这个版本不同，所以我也不是非买不可，之前找书时发现了想翻翻看，先生也是巧，恰好需要，并且还是最后一本了。”

“今日因为一本书相识，既是有缘，不如做个朋友吧。”来人伸出手，说，“在下杜月河，小姐怎么称呼？”

轰隆一声，白晓脑海里炸开了，杜月河？这个名字这么熟悉，还新鲜着没有忘干净呢。白晓快速又仔细地打量了来人一圈，西装革履的正装，看着材质和做工不错，应该不便宜，身材颇长，皮肤比小麦色稍稍白一些，脸部轮廓清晰，眉毛浓密，鼻梁高挺，眼睛炯炯有神，总之长得蛮帅的，此刻正笑容温婉地瞧着自己。

怔了一下后，白晓想这世间重名也不能算是件小概率事件，然后犹豫地问：“杜月河是杜甫的杜，月亮的月，河流的河？”

“猜得很准。”杜月河轻扬眉角，微微笑着。

这个声音，忽然觉得有点耳熟，细细回想了一番才隔一天没见的杜月河欧巴恐龙装背后的声音，蛮沉稳的，声线带点磁性，貌似和这个杜月河的有点像。飞快瞄了下杜月河的眼睛，有神的眼睛，很好看，那个杜月河的眼睛也是这样好看的，不会吧，难道真的一个人？

“小姐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还是我问得太唐突？”杜月河看着眼前又发怔的白晓，心里暗暗偷笑，再次问她名字。

“呃，我，我叫，黑黑黑夜。对，黑夜。”白晓胡乱诌了个名字，与自己的白晓算是个相反的。

“黑夜？黑夜的黑，黑夜的夜？”杜月河问。

“呃，不不不，黑夜的黑，摇曳生姿的曳，黑在姓氏里面读成 hè，hèyè。”大白天在书店这么文艺的地方跟人说自己叫黑夜，真是太装文艺女青年了，趁着还能弥补赶紧改了。

“黑曳，”杜月河仔细把名字嚼了两遍，评价道，“是个不错的名字。”

白晓暗自舒了一口气，自己多了个名字叫黑曳了。

这时候，杜月河又说：“我认识个女生，名字叫白晓，白天的白，拂晓的晓，你的名字听起来和她的倒是很对称。”

瞬间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真的是那个杜月河！！这月老喝多了想乱搭桥牵线，还是和媒婆勾搭上了一计不够再来个连环计？但是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幸好自己上回伪装足够，连声音都是嗲化过的，自己果然英明神武。这个杜月河也是个神武的，上回一脸络腮，看样子是假的了，现在一表人才的样子，恐龙装睡衣的恶趣味欧巴？！怎么想象啊？

“白晓？”装模作样地转两圈眼珠子作思考状，“名字很好听，比我的黑曳好多了。是个怎样的女生？”白晓也想知道自己给对方留下个什么样夸张的印象。

“有点大大咧咧，爱憎分明的，想到什么就直言，为人很有个性，拥有强大的内心不为外界干扰，其实看着很单纯简单。”

听着杜月河说出一堆听起来在夸奖自己的话，白晓越发觉得那些夸奖实在是很陌生，自己苦心经营了那副“石榴姐”装扮，怎么到杜月河眼里都成了优点了？急急问：“就没有什么缺点？”

“有吧，有点小笨。”杜月河心想，你就在面前还装模作样不知道早就被戳穿了，都不止小笨喽。

白晓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英明给折腰成了“笨”，抽了抽嘴角，干巴巴道：“你可别让人姑娘听到，这年头，姑娘们的心眼都针眼那么小。”

“没事，她是我女朋友，不会对我这么小心眼的。”杜月河给白晓抛去这个重磅炸弹，然

后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白晓的反应。

果然白晓已经傻了，直反应自己听错了：“女，女朋友？”

杜月河继续逗她：“嗯，我们相亲认识的，估计不久就会结婚了。”

白晓忍着骂人的冲动，想这杜月河难不成真是那个喜欢“石榴姐”的武状元，真能够臆想和自我代入，看上去有点小帅，呃，是比小帅多一点，呃，再多一点，算了，是很帅啦，但是真太扯。自己现在一定不能穿帮，然后回去再敲打敲打老妈，让老妈毁了这人的念头，自己现在是谁来着？黑，黑曳，对，黑曳，黑曳不能像那天的白晓，要不表现得知性文艺点儿？

“相亲认识的？现在相亲节目都非常火，以前还觉得作秀成分太多，现在想想可行性还是挺高的，中国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相亲也算是自古传下来的传统了，有传统成分在，尽管现代社会崇尚婚姻恋爱自由，想必也不会太排斥。从前我还有点偏见，现在听你说相亲认识的女友，两方想来都不错，突然相信爱情了，我黑曳祝福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最后一句顺其自然的豪言壮语一说完，立马后悔，这朋友要是交了，还不迟早发现自己是白晓，忙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缘千里来相会，有缘我们会再见的，今天我还约了人，就先告辞了啊。”

杜月河一直抿嘴笑听着白晓胡扯，问：“又是约了人看电影？”

“啊？”白晓一僵。

“亏我循循善诱的，提醒到这个份上了，晓晓怎么就没有认出我来，还是不愿意认出我来？”杜月河盯着白晓怔住的脸，似笑非笑的。

第五章 欲盖弥彰

“我、我，杜月河先生，您误会了吧，我、我是黑曳呀，我们不刚刚才认识的吗？难、难不成我和那个白晓长得有点儿像？”白晓不大反应的过来自己已经被识破，“石榴姐”那朵人群中的奇葩和今天完全正常的白晓，怎么看怎么想都联系不到一起，杜月河如何显了神通开了火眼金睛看破的？

杜月河继续笑：“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像，不过，晓晓你这个包，和前天晚上的可是同一个？”

白晓忙低头看自己的包包，米色皮料，款式简约，做工蛮考究的，看起来不大起眼但细看倒挺简单大方，前天的装扮里唯独忘记了配个很搭风格的包啊，本想包包不是很惹眼断然不容易被注意，没想到真被注意了，此番可叹哪。

“这个，大概是和那白晓的包包看起来很像，杜先生您该是看错了。”白晓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杜月河马上能说出“哦，是我看错了”。

但是杜月河可没满足她，伸出食指，指了指白晓的包包边上的挂件，橘黄色的猫叔，旁边坠了两个陶瓷小猫，猫身上两个字连起来是“白”、“晓”。

“晓晓？”一脸狡黠，杜月河又笑言。

白晓直恨自己太大意，顿时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感觉，想想貌似不恰当，换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看着杜月河的脸，心里直骂，笑笑笑，笑屁啊笑，怎么不笑抽个筋玩玩，一张俊脸变个形丢下脸倒是不错。

“晓晓？”见白晓不说话，杜月河再叫了声。

“算了算了，我扯不下去了，我就是白晓。”白晓甩甩手撇开头，大不了这破罐子破摔，“我对相亲有偏见，去相亲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既然你处在相亲对象的位置上，咱俩就不可能再有后续发展，你也别自我臆想我是你女朋友嘞，OK？”

总算这妮子愿意开诚布公些，这话可是从认识到现在第一句以白晓的真正相貌说的真正想法，杜月河说：“我们现在可不是在相亲。”

“什么？”白晓不大明白杜月河想表达的。

“你看，我们相亲那天，我见到的不是真正的白晓，而你见到的杜月河，也非真正的我，相亲安然结束而且是没有结果的。”停顿一下，征求白晓的看法，白晓“嗯”了一声表示同意，杜月河继续，“今天我们在这里再见，我要买的书恰好就剩下一本，更巧的是在你这儿，缘分是有几分的，看你完全没有认出我来，得是全新的邂逅吧。”

白晓念想一圈，要不是杜月河自己说出来，自己肯定是无法将面前的俊朗青年和相亲的恐龙欧巴联系到一起的，要说新的邂逅，算得上吧。

“大不如我们就抛了相亲这回事，今天我们在这里认识，如此一番交谈，做个朋友，应该不唐突吧？”

杜月河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真诚的意味，白晓一时有点犹豫。现在想想，杜月河“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相亲时毁自己形象，很有可能也是对相亲反感，那这样就好了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升起，白晓立马想开了，心里舒坦不少，说：“呵呵，我们本就没仇没恨的，本来对你有些偏见，既然再次相识，缘分哪，你这朋友我交了。”

“幸会，我是杜月河。”杜月河伸出右手。

“同幸同幸，我是白晓。”白晓也伸出右手，轻轻握了握，算是结个重新认识的仪式。“诶，我说啊，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我上次的伪装可是很夸张诶。”

“我妈妈有给你我的相片。”

“相片？什么相片？难不成相亲之前你就知道我真实长相？”

“成长照和生活照吧，我是相亲回去之后才看见的，所以你那时的表现就不攻自破了。怎么，你没有我的？”

“呃……真没有，我回去问问我妈啊，也许是看你长得好看，被她自己扣下也说不定。”